

毛笔信

中国诗歌

CHINESE POETRY

【第7卷】

主编 阎志



名家新作
头条诗人
女性诗人
探索频道
实力诗人

毛笔信 / 傅天琳
生活 / 郑小琼
人间笔记 / 阿华
一个婴儿走在大街上 / 谷禾
鲁绪刚 阳 飏 王黎明
黄金明 秦巴子 李 云
乔书彦 张泽雄 流 泉

大学生诗群
外国诗歌
诗词之页
诗人档案
诗评诗论
新诗经典

复旦大学“复旦诗社”作品专辑
黛博拉·艾泽诗选
傅占魁诗词选
王小妮代表作选
诗是人生，人生如诗 / 王俊莎
穆木天新诗导读

2010 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拒绝广告
谢绝赞助
设立诗界年度最高奖
倡导诗意健康人生
为诗的纯粹而努力

阎 志

主 编

毛笔信

中国诗歌

【第7卷】

2010 7

主 编: 阎 志

常务副主编: 谢克强

副 主 编: 邹建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 禾 田 原 叶延滨
李 瑛 祁 人 吴思敬
杨 克 张同吾 张清华
邹建军 陆 健 路 也
阎 志 屠 岸 谢 冕
谢克强 韩作荣 雷抒雁

发稿编辑: 刘 蔚 熊 曼 朱 妍

美术编辑: 叶芹云

编辑: 《中国诗歌》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

第一企业社区卓尔大厦

邮编: 430312

电话: (027) 61883208

传真: (027) 61881777

投稿邮箱: zallsg@163.com

目 录

CONTENTS

004-015

头条诗人

005 生活(组诗)

郑小琼

014 卡座的间距

郑小琼

016-020

名家新作

017 毛笔信(组诗)

傅天琳

021-035

原创阵地

022 扬州·白(外二首)

莫卧儿

022 昔者(外二首)

黄玲君

023 深秋的手腕(外二首)

李成恩

024 民族性(外二首)

方海清

025 亲人(外二首)

晓 音

026 伤口(外二首)

拾 柴

026 我在读你们的诗(外二首)

王彦明

027 攥着一个人的名字离开(外二首)

冷 吟

028 末日(外二首)

李常青

028 暖(外二首)

纪小北

029 加油站(外二首)

黄仲金

030 傍晚(外一首)

曾栋艺

031 晚语(外一首)

汪治华

031 上帝的书(外二首)

包建民

032. 花开之外(外二首)

叶 臻

033. 雨崩村(外二首)

林馥娜

034 回到旧时光(外二首)

木 叶

035 我们这群患了暴露癖的人(外二首)

黄 芳

036-063

实力诗人

037 鲁绪刚的诗

040 阳飏的诗

043 王黎明的诗

046 黄金明的诗

049 秦巴子的诗

052 李云的诗

055 乔书彦的诗

058 张泽雄的诗

061 流泉的诗

064-070

女性诗人

065 人间笔记(组诗)

阿 华

069 我的笔记本

阿 华

071-075

探索频道

072 一个婴儿走在大街上(组诗)

谷 禾

076-085

大学生诗群

复旦大学“复旦诗社”作品专辑

洛 盖 顾皓卿 徐 萧 吴思瑜 孙今泾 瞿逸平
徐丛往 田 驰 张弘强 杨 扬 张金美

086-095

中国诗选

臧 棣 殷常青 南 子 灯 灯 刘 虹 梁小斌
大 卫 章德益 南书堂 伊 甸 杨 健 李见心
苇 子 刘 春 杨 通

096-099

爱情诗页

097 我们是两只虫子(外二首) 冯芦东
098 常常就这样接近了爱的内核(外三首) 简小莫
099 想你时我是一个俗人(外二首) 韩宗宝

100-107

散文诗章

101 十万大山(四章) 黄恩鹏
103 城之掠影(五章) 林登豪
105 黄土地(三章) 张和平
107 东北素描(五章) 李志亮

108-109

诗词之页

109 傅占魁诗词选

110-119

外国诗歌

111 黛博拉·艾泽诗选 武靖东/译
117 黛博拉·艾泽, 海亚茨威和文学世界的诗性纽带
迈克尔·马梯尤科/文 武靖东/译
118 黛博拉·艾泽访谈 肖恩·威士特佛/文 武靖东/译

120-129

诗人档案

121 王小妮代表作选
125 我的诗人妻子王小妮 徐敬亚

130-139

新诗经典

131 穆木天诗选
135 穆木天新诗导读 田 艳 邹惟山

140-146

诗评诗论

141 诗是人生, 人生如诗 王俊莎

147-156

天下文章

148 不老的艾青 阿古拉泰

封面彩图——《中国书画百家·陆俨少·溪山清话》

本期插图选自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笔信 / 傅天琳等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中国诗歌 / 阎志主编)
ISBN 978-7-02-008182-0

I. ①毛… II. ①傅… III. ①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诗歌 - 文学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 I 227 ② I 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3443 号

责任编辑: 王清平
装帧设计: 海 岛
责任校对: 王清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武钢实业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9.75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82-0

定价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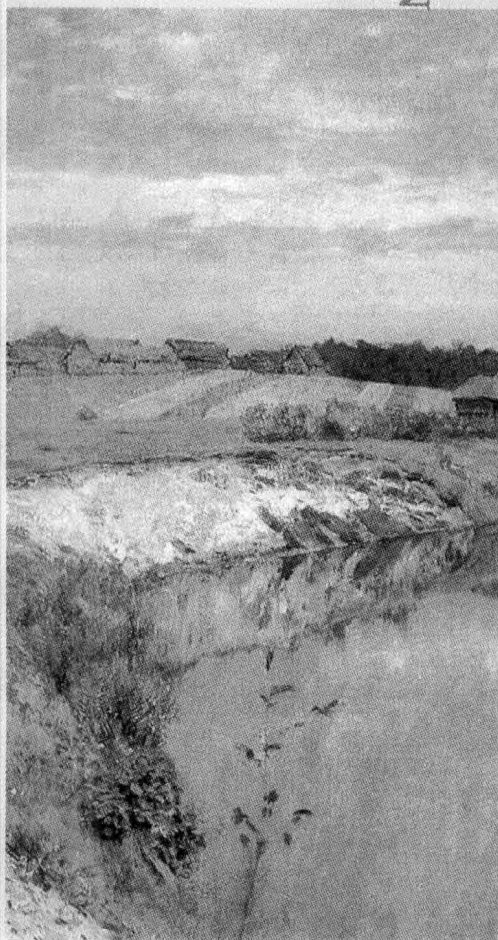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头条诗人

TOU TIAO SHI REN

005 生活（组诗）/ 郑小琼

014 卡座的间距 / 郑小琼



生活

·组诗·

□ 郑小琼

在铁具上

在铁具上镀上时光的轴线，向后是
深深的矿井，矿工，山中聚满
古老的泪水的月亮，开采权掀起的
波澜，向前是暴君的利剑，刀斧手的
兵器，向左是螺丝，零件，工具
菜刀，图纸，机器，向右是人性，自然
社会，经济学，政治，铁器的阴凉
黝黑的面孔，它向我说着生存的奥妙
如果悲伤之心陷入怀念，如果肉体里
有个可以暗度的陈仓，如果它冷的弧线
饱含月亮的圆满，如果把生活放于铁块
在上面钻孔，安置好三室一厅的婚姻
如果……对于细小的弹片，我们的生活
过于沉重，会压垮它的韧性，对于厚的
铁板，我们无法冲破它带来的局促与黑暗
还有一个机会，你必须把握缝隙间的光线
我们无法窥探的历史背面，它将从
铁壁的缝隙投下的真相，多少孤寂的明天
从铁针上砸下，它青色的幻觉伪装出
审判与反思，他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上
铁指针，还剩下多少时间回忆

切割机灼热的火花，我知道自己内心的
怯懦的疾病，需要用铁锻打出锋刃的
解剖刀将它摘除，它们投影在机台上的忧
伤

而我感到的疼痛，迷茫于生活中的信仰
灼热间的轻烟中，倾听铁的颤栗
在黝黑与闪亮，光明与虚空之间
铁在我身体里积聚，我将它打造成
一枚铁钉，将我钉在这浑浊的岁月

铁 钉

在炉中，她把自己熔铸成一颗铁钉
在墙上安置好她有些孤独与冷清的下
半生，主人在她的身上悬挂着
塑料袋，袋中的青菜，香葱，鸡蛋
油腻的肉块，她在缄默中接近生活
时光在她的身上生锈，光泽的年华
变成枯黄，暗红，她不说话，即使
回忆不断把她带进曾经火热的往昔
本来可成为运转的机台，却不留心
变成了一枚小小的铁钉，像隐形人
站在墙上，目睹生活的庸常，但是
内心真正的庸常，对于生活，它

从不绝望，相反，热爱着生活的平淡，主人间喋喋不休的争吵或者谈话，她已甘于日常的平静，半截陷身于墙间，时间一点一点积蓄着锈一点一点吞噬着，每天，还接受锃亮的铁器嘲笑，伟大的上苍把她铸造成一枚铁钉，人生已是失败现在她被固定墙上，这更是不幸但她从不怨恨，她满怀宽恕地接受命运，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静

场景

椅子和席梦思床的黑色雕纹隐藏木匠手茧里的技艺
被磨损的指尖翻开油漆、刻刀、纹道及简洁的生活
朱红涂抹掉木头斑驳的年轮，黑龙江的树木
黑龙江的男工相遇，黑龙江来的鸟在荔枝林间鸣叫
他们怀念着绿色的黑龙江，在此刻鸟，木头，人
东北的乡音仍在血液里晦暗地流动，他们习惯了这里
亚热带气候与纪律，染上炎热的焦虑，记忆中的雪
缓慢而安详地落着——数不清的落日与雪里的树林间
——有着颓丧的少年，而另外一只阴郁而伤感的鸟
在枝头鸣叫，缓慢的阴影里他缓慢地走过没有噪音的黑龙江——平原上渗溢着北方的气息
由松木、鸟只、寂静与落日混凝而成

偶遇

或许还有别的事物

让我相信的爱，春天，流水，让我感恩我的孤独，我的辛劳，荔枝林中的飞鸟我曾站在窗口长久地注视着它，那些更为渺小的昆虫在一片树叶上生活着它们不因自己的脆弱而充满叹息我常常因此而羞愧，在琐碎与劳累中我有着一颗高贵而温柔的心，我相信的爱啊

像星辰一样长照天空，这些……被风吹着它们在一台机器上停留的青春，夜晚无穷尽的

月光与寂寞，有雨水打着窗台，隐隐作痛的黄昏，这些热烈而奔涌的忧伤，它们不是我啊，这些消逝的，它们会与我相遇着并问候，此刻

我站在窗口目睹一场风雨过后，那只瘦小的蜘蛛

重新在荔枝林中结网，被风雨打湿了翅膀的昆虫

重新起飞，我，一个带着怨恨的旁观者我心中的羞愧像傍晚的风，沙沙吹着……

澄明

这些图纸 这些暗红血腥的铁锈，机台，荔枝林，浮起一层喜悦我的疼痛正在打包，盖上合格纸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它们生长在远方，在我过去顺手扔下的地方长成一棵眺望的树木，它的爱，恨以及来不及逝去的祈祷与灵魂像黄昏的宁静，深深楔入我的心里烘烤着这奔波不定的打工岁月烘烤着这起皱的内心，烘烤着那些像废品一样卷角的孱弱的青春我的，真实的，虚构的……它们需要保持澄明的从容，我才能从血肉模糊的奔波中找回平静的面孔与幸福跟它们相爱，相互依赖地生活

方向

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种生长
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
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
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
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
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
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
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
这些人，将要去哪里，这些她，这些你
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
在车站，工业区，她们清晰的面孔
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沉默而
她们头顶，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
留下低鸣，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
向南的窗口，我看见她们
在走着，不由自主地，朝着广阔的工业区
她们弯曲的身体，让我想起多少年前
或者多少年后，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
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
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

表达

过去的时光，已不适于表达
它隐进某段乌青的铁制品中
幽蓝的光照亮左边的青春
右边的爱情，它是结核的肺
吐出塞满铁味的左肺与血管
她像一株衰老的植物，在窗口
从灰色的打工生活挤出一茎绿意
拥挤，嘈杂的疲倦，她弯曲捡起
半成品和手工制件，偶尔的交谈
与长时间的沉默，剩下机器的轰鸣
多少铁片制品就留下多少指纹
多少时光在沙沙的消失中

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
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
装好……塞进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

歌唱

在炉火中歌唱的铁，充满着回忆的铁
它的低音或者高音，疼痛而尖锐的生活
它的方言披着春天的炉火与秋天的雨水
这烙红的光泽，让生活慢慢地磨损
熄灭，那个在炉火中坐着的年轻人
唱着歌谣，她看见落日正从炉火间
走进工业区楼群的车流间
在它宽阔的明亮中，有着我的忧伤与眺望
也有着铁绝望的哭泣
我的悲伤在落日中坚定
我的歌声像低声的流水穿过
剩下，一桶白色的希望在火光里晃动着

愿望

我宁愿是一块来自于山间或者乡下的铁
在这里把自己安置在一张小小的图纸中
籍贯，姓名，年龄，以及那些原本卑微的
血统，出生，地域都交出来
再把自己放在机台，宿舍，大街
轧，车，磨，铣，然后切割成块状
条形，方形，做成客人所需要的模样
我知道，在铁的世界里
任何一块城市的铁不会对像来自于乡间的
铁
说出暂住证，乡巴佬，和不平等的眼光

雨水

乌云，穿过稀疏的树影
将五金厂的黄昏铺满 它们浓重的气息

在炉火间闪耀 肉体的手在盐味的生活中
 颤栗 我还爱着 蓝色的火焰 铁的碰撞
 把一块太固执的铁弯曲 它们犹若
 坚硬的苦难与思想 在炉火与雨水间低语
 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充满汗水的干净的力量
 在工衣的油腻中摩擦 一个女工在黑暗中
 不断用雨水洗涤着内心的悲苦 黑暗
 剩下大雨过后清晰的热爱 在内心的深处
 充满了敬畏 承受着我肉体与灵魂的五金
 厂
 我看见自己像一块薄薄的铁片 被雨水映
 出
 闪闪烁烁的光斑 将被锻造 运往远方
 我小心翼翼的孤独也正被雨水洗着
 明亮而清新 有如这日益成形的命运
 有如清晨的幸福 也如同漂泊时身不由己
 的
 苦难 全都随着雨水一起漫过清晨

锈

在铁的疼痛里
 而我在生锈，我惧怕的那血腥的锈
 正一寸寸地在我身体里散开
 虫蚀般扩散，这些微红的颤栗
 我需要的图纸，剪刀，机台，
 生锈的爱与恨，我的心灵
 为这些灰暗的铁计算着生活，热爱
 方言，欲望，废弃已久的理想
 时间正从另一边奔跑，它跨过
 漫无边际的锈，它从远方
 来来往往，却没有方向，它像迷茫的锈
 在我的身体上开花，荒凉着

机器

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机器
 她刺骨的绝望 贫穷与肮脏

像陡峭的海床 在机器的爆裂声
 高楼在闪烁 它们昂首阔步……

荔枝林 海滨公园 灰白的五金厂
 镜中铁鸟的嚎叫 张开铁质的羽翼
 在它黄色或者红色的眼神中留下扭曲的
 钢铁 塑胶 结晶了时代的幻象与黑暗

油腻的长爪抓住铜质晶片 黄色光亮
 的生活背面 那些饱含汗液的指头间
 机器嘶叫声锋利切割着他们 从机台上
 浮出一张张疲惫的面孔 年幼而迷茫的脸

淤积着内心的沉默 转动的碾磨机
 在耸立的 繁华的城市屋脊 一个工人
 他眺望绿色的记忆被碾碎 他绿色的梦
 也被嚎叫的机器吞噬……

厂房角落的男员工

气压机长长的叹息剖开生锈的生活
 靠近油腻的灯盏，黑黝的机台，螺纹
 扳手，黑黝的面孔，他弯曲的身躯倾斜
 他脸上的羞涩有如迟疑不决的机头在
 金属片上缓慢地表达，碎铁屑，卷曲的披
 峰
 指示灯，图纸，开关在昏暗的沉默中
 与他沉默的目光相遇，在日复一日的重复
 打击中，他肉体也渐如这台衰老的机台
 松散，浸满了迟钝的油腻与漆黑
 他跟随他的影子移动，黑色的影子
 也浸满油渍，他生锈的微笑
 像锈迹斑斑的链条，带不动他想表达的事
 物

在油腻阴暗昏浊的灯下……
 他站立的躯体与弯腰的机台贴近
 无言的手指与无言的机台相互触及
 沉默的生活与沉默的铁器彼此照亮

停工的车间

在荒凉的心灵间，无法处理庞大的悲伤
六边形的制品，油腻嘈杂的车间，昏暗
混浊的念头像老朽的机台在生锈，松散
不再紧密啮合的齿轮，这些杂乱的零件
废品，油渍斑斑的地板有如此刻的心灵
藏着汹涌，潮湿的岁月，被机台遗落

无法进入一个荒凉的车间，散落的制品
停止运转的机台，漆黑的铁具在腐朽
昏黄的卡钟，熄灭的指示灯，走在停工的
车间，全身染满了荒芜的寂静，那些曾经
爱着的与恨着的事物全都消失，那颗失落
的

心被细细搅拌，那些面孔和她们的动作
她们充满活力的躯体，跟灼热的庞大的机
台

被抽走，剩下无声的荒凉，潮湿的记忆
所有鲜活的事物都消逝，不再晃动的影子
有着庞大的悲伤与疼痛，它背着灯光涌动
像一团漆黑的苦汁，投在荒凉的心灵间

女工

黑色油腻的寒溪哭泣，暗藏血管里的
疾病，肺间塞满铅尘，你曾经清澈的眼神
像另一双被污染的溪流，迷茫而混浊
瘦弱的身体像天空中被光污染的星星
机器磨损的苦涩，被拆散，分解，熔化
薄薄的薪水爱抚，眉间浮出古典的忧伤
饱含着五千年来的暗疾，吞噬着命运的尊
严

你的生活饱含着乡间朴素的传统
却无法相信现代的法律，维权或者官司
都在想象之外，你和民族一样学会了忍耐
强权让猪尾巴似的辫子在男人头颅上
拖了二百多年，肺间与血液间的疾病

身体里黑色的虚弱，跟废旧的机台，加班
欠薪，它们黑色的阴影带给你的伤害
这一切，都让你用中国乡村的心忍耐……

制品

那些明亮的日子与青春，那些凝视的美与
忧伤

那些欢乐的时辰与幻景，在炉火中熔化
变成凝重的水，铁质的水和铁质的生活

那些激情，情欲，梦，红唇，灯，黑暗的
矿井

坚硬的肉体，飘逸的长发，那些眺望，未来
灵魂的光芒……在三千度的炉火间

通红灼亮的绝望，辛劳，尘世，内心的荣耀
像水滴样的爱，纯洁，沉重

在模具中凝结，冷却，成为一个曾经设构的
形象，灰白锃亮的铁制品，饱含我的欲望
青春，幸福，温度……在诗句的火焰中
在三千度的光亮间，在那些明亮或者黑暗
的

日子里，在我疲倦的肉体和灼热的灵魂间
我们相遇，秘密地熔化，凝固，成为一件
永不分离

制品……

寒冷

在某台废弃的机台间 锈迹斑斑的时光
无法窥探的往昔 窗口夕阳疲倦的曲线
孤零零的影子灰烬 像大海边遗弃的铁锚
燃烧的炉火熄灭在湿漉漉的雾间

庞大无法认知的现实在雾中 顺着大海
命运安静地 安静地起伏着
我没有读懂它的寒冷来自何方
狭窄的甬道 更为迷茫的黑暗……

铁锈间任意出现的面孔 没有名字
在废弃的机台挖掘着弯曲的命运
时间将在他们的身体滋生贫穷褐色的锈
像衰老而疲倦的机台遗弃某个角落

她们

时间在大地上搬运生死
黑的 灰的 白的人群构成了尘世的色泽
在桥沥 她们拥挤而陈旧的表情
灰蒙蒙的工业区上方浮动的云烟
在黄昏下班的人群 我借助暮色来提醒
一些梦的形状 尘世的形状 悲伤的形状
锈蚀的形状 它们清晰的面孔变得空虚
一个人模糊着另外一个人 剩下数字 工
序
像道道强烈的光 照亮她们的面孔 剩下
喧哗
职业的疾病在体内扎根 敲打关节里疼痛
生活的针刺着肉体 肝 心脏 肺叶 血
管
疼也是麻木的 灰蒙蒙的雨滴落着 在体
内
酸雨侵袭着的肝在生锈 胃在衰老
血液间的白马跑得越来越缓慢——被塞住
的
血管 毛孔——乌云一样的人生 溢出梦
的轮廓
在桥沥 我们有过的梦被破碎 尘世像一
场无声的
电影 剩下灰的 黑的内景 像没有色彩
的眼神
盯着窗外的高速公路（它们到底将伸向哪
一个地方
而我们却不知走向哪里）衰老地等待开发
的山头
（啊，它已丧失原来的面目 十年了，我
们还将认识
这奔波了十年的自己吗） 人世风景里

饱含着的不幸 河流蜿蜒伸进若梦的浮世
中
而它衰老 疲惫 日夜不停地朝着大海流
动着
我们活着 却不知大海在何处 只有秋天
落叶
像轻烟一样从工业区的树上落下

为……

为屈辱的灵魂保持纯洁
黑色油腻的句子沿着黄昏潜行
在良知喘息的褶皱处闪光的词
受难者燃烧的肋骨照亮的黑暗
啊，不幸的诗歌等待确认身份
它们无法安慰尖锐时代的伤口
不幸的幻影中，良心的焦油
这苦涩的汁液，比鲜血更黏稠

为屈辱的灵魂保持纯洁
在诗歌中撕去艺术这伪善的薄膜
生活，被用滥了的隐喻还在滥写着
头顶陡峭立着的湖泊，积蓄着太多的
痛苦，陷入忏悔与怯懦的泥潭
被折磨的心，朝着大地更低处
更低处，站着一群贫困的人群
他们，让诗句充满愧疚……

雨燕

金属制品的叶片与光亮，生活古老的
触须，探头穿过黄昏的空气，流落
异乡的雨燕，尖叫俯下身体，低处
更低，更低，在暴雨间，看见
生活的触须摇晃，猛烈地，金属片的
锯齿和塑料外壳的机台上，那张张
年轻的脸，闪烁着树脂样疲倦
纤细的光线聚拢，相互接触又各自离开

在雨中奔波的雨燕，它们像一朵朵花
静静开着，翅膀掠过细微而具体的
雨滴，五金制品在生锈，机台在老化
我在寂寞中走着，一颗获罪的心
一块受惊的肉跳动，在昏暗中闪亮
扩张，像雨，遍布整个山河，雨燕
俯冲到的生活低处，疲惫的面孔在变暗
它们似万家灯火中孤独的斑点……

女工

时间张开巨大的喙，明月在机台上
生锈，它疲倦，发暗，混浊，内心的凶险
汨汨流动，身体的峭壁在崩溃，泥土与碎石
时间的碎片，塞满了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
混乱的潮水也不跟随季节涨落，她坐于卡
座

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着，吞噬着，这么快
老了，十年像水一样流动……巨大的厌倦
在脑海中漂浮着……多年来，她守着
这些螺丝，一颗，两颗，转动，向左，向右
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看着
那些苍白的青春，一路奔跑，从内陆的乡村
到沿海的工厂，一直到美国的某个货架
疲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着
那些暗示：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
猛烈的咳嗽，她看见工厂远处的开发区中
有绿色的荔枝树正被砍伐，身边的机器在
颤抖……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将自己插
在
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在横江厦

它的皮肤像铝片一样洁白，勇敢地生锈
未来在雨水间集中，它腐烂如年轻妓女的
腹部
腰肢间拴着纸的孩童与数字，一小块绿色

的
呢绒铺开在横江厦的皮肤上，地产，商
铺，山水
丽湖，派出所的小警察，隐贤山庄的上空
升起
如同薄纸片的月亮，清瘦如小巷里年老的
妓女
小诊所像漂浮的泡沫，韩国餐馆摆出纤细
的情感
盲人按摩馆的门窗紧闭，绯红的灯迷濛而
暧昧
发廊女郎的腰肢像柔软的枝条，伸出一段
春色
虚无的地产中介奋力穿过楼群，清洁员追
赶着
风中的纸片，我捡起小诊所的广告传单：
性病
早孕、阳痿、肝病与癣，生活遍布病毒……
剩下打折的服装店借口：经济危机，大甩卖
烧烤店让大地微微发热，有鸟只朝山中飞
去
稀落，孤独，我遇见的一只麻雀，在楼台
它明亮的眼里有着难以言说的悲伤，阴郁
有如地下水道，它把生活的绿色放弃
剩下灰，灰羽毛灰眼神迎着灰色的天空
它用翅膀描绘这横江厦深度的黄昏与色彩
外来青年在露天排档，他醉醺醺说
泡沫，生活的泡沫遍布着他的人生
他拐过街道，进入黑沉沉的五金厂
另一个人在张望，他不知道进入街道左边
的工厂
还是右边的房地产小区，剩下黄色的2路
车
穿过焦黄的夏季和窒闷的空气

北门

这个有些冷清的村庄……我记下的四月
荔枝树下的阴天，有些迷茫的路灯

照亮繁华的工业区和落寞的古老祠堂
混浊的池塘中，鱼群伸嘴吞食腐蚀物
风吹着塘边的杨柳，它们的腰肢像
附近理发店的娼妓，轻俏而忧伤
古老村落里的小巷，生活的污水跟
光着胳膊的男人们，女人拍打着
大腿上的蚊虫，我散步经过
路边有人贩卖廉价的衬衫与乳罩
我还不习惯它的冷清，在某个出租房
写诗，读书，朝远方扔下美梦
向朋友们诉说自己的幸与不幸
它缓慢的节奏有利于舒缓我的愤怒
或者相反，在这里我积满对生活的诅咒
还要对身边出没的娼妓们筑起道德的
栅栏，把枯燥与单调敲在键盘

给爱人

湿漉漉的低语，斑斑驳驳，像我们在
夏日荔枝间的交谈，有清风，有明月
一颗含着柔情的心，时光交错出纵横的暗
影
银湖公园内，青草丛中孤寂的小径，寒溪
潺潺
蔬菜地里的虫鸣声声……如今，十年了
荔枝树砍伐，经历了多少雨水与晴日
惊蛰与霜降，剩下等待，等待呵，像
雨水落着，它缓慢地落在灰蒙蒙的城市间
明亮的铁在时光的雨滴中喘息生锈

斑斑驳驳的雨水，在锃亮的年轮上扎根
长出褐色的锈迹，我在五金厂的机台上
写着夏日的草木，凤凰大道的繁华与喧哗
而你，却不知去了哪个遥远的地方

陈旧而衰老的楼群还伫立，机台已经老朽
陈旧
明亮的眼神饱含雨水的混浊，在铁器与流
水中老去

它曾经有过的春光与冬日，有过的喜悦与
悲伤
在雨中奔波着成流水奔赴大海

夜晚

这些驱逐黑暗的路灯，它们的光线
饱含人类湿润的智慧，安慰着黑夜
行走的人，它们怀揣着祖先古老的梦
照耀黑夜中的劳动者跟工业时代的繁荣
走过连绵不断的街道，身旁的寒溪水
潺潺不断流入遥远的大海，岸边的树木
跟花草，它们弯腰，谦卑地交谈
蔬菜市场在灯光中卸下一天的繁忙
工人来这里憩息，恋人在树荫下交谈
远处的荔枝间漫起的虫鸣，石头长椅
温柔敦厚地从疲惫间浮起，坚韧，闪烁的
萤火虫在规划的草丛里飞舞，它们对生活
充满感恩，用生命挤出钻石样的光
点亮了人群对星辰的记忆，有风吹拂
道旁树，它摇动的阴影，带着热爱
它们寂静，隐秘地低语相互安慰
有些孤独而迷茫的心，我，高速运转
机器上的螺丝钉，站在浓荫下
向每一缕光线学习智慧，学习沉默
学习感恩中用光亮驱赶着黑暗

银湖

弯曲十年幽长小径边，新鲜的草
竖起它们细小的翅膀，它们的低语
像假山后一线流水，将葱嫩的心事
交给银湖的波光，蜻蜓在石凳上小憩
荔林间有鸟鸣的命运，蓝幽幽的声音中有
暗红色飘泊的生活的忧伤与清凉，沉默不
语的
银湖与假山，水渍处的苔藓，银湖公园
它的寂静与幽深，我也归属于平静的万物

风吹来五金厂的铁器声，这些笨拙的声音
收藏了我数年青春，潦乱的爱情
我立于银湖，看荔枝树，青草，矮小的
棘刺丛，它们高高低低迥然相异的命运
凤凰大道上有来来往往的人群
他们匆忙地来，又匆忙地离开
他们面无表情的背后藏着多少种
不同的人生

荔枝林

在暗香温柔的弯曲间，落日上了桐木岭
幽暗与明亮的荔枝林，黄昏在它空阔的
身体波光粼粼，寒溪吹奏着数千年来的
乡村乐曲，啊，它无法适应工业时代
喧哗与繁华都与它无关，它还保留着
旧有时代的缓慢和忧伤，它像病患者
油腻，黝黑，淤塞工业废物的腥臭
没有谁来倾听它低低的哭泣，山冈上
挖土机挖掘着荔枝林，被砍伐的树木
倒在裸露的黄土间，那些细小的花朵
散落在地，暗香渐失，啊，落日里
我看见凤凰大道上，有多少人像我
从远方来这里，分享工业时代的繁华
目睹砍伐的荔枝林间竖起厂房，机台
中国情调的青瓦屋舍换成西洋风景
在这个村庄，没有谁会像我一样
倾听繁荣背后，哭泣的寒溪与砍伐的
荔枝林的忧伤，高楼丛林中守旧的祠堂

午夜女工

生命中绚丽的繁星，它已腐朽在
凤凰大道的霓虹间，剩下五金厂
切割机的淬火花，照着苍白的脸庞

远处荔枝林幽蓝的天空，它是来自
久远的静寂，午夜的机台上低垂的
困倦，如那颗倏忽闪亮的星
易碎的光芒也必将被这工业时代污染
没有谁，还会在这个时代仰望天空
也没有谁，会注意机台女工的月经
那股潮水在体内涌动，她颤抖的肩膀下
无声的疼痛，被切割机切断，捣碎
她的无奈，惊慌的眼神，悄悄的叹息
都被工业时代淹没，工业孕育的一切
必将吞没她的整个，将她的身体，灵魂
思想，梦想剪裁，组合，成为货架上
等待出售的件件散发光泽的商品

月光

不远处山中，月亮洒下白色的宁静
升起沙沙的，郁翠的声音，随风吹过
安静而纯洁的清凉，我经过狭长小巷
儿童们在嬉戏，奔跑，他们夹着
四川，湖北，河南，广西的方言
混浊的路灯下站着出卖肉体的姑娘
她们厚胭脂，口红，晃动的大腿
下水道的积水，斑驳的水泥道间
她们低低的声音与捉摸不定的眼神
在生活的泥水间摔打着的躯体
有些臃肿，挤满了尘世的肮脏与不幸
此时，我越过头顶，在路灯上方
昏暗，落寞，有些迷茫，那月亮
也有些孤单，我曾眺望的神秘与缄默
无法延续，沉静辉煌的绝望从尘世
升起，照耀山间，它穿过楼角的阴影
我看见她们，看见了被尘世所折磨的人群
拥挤地经过，留下喧哗与不幸，被月光照
亮
那些细小的忧伤与疼痛，被风吹送

卡座的间距

□ 郑小琼

我来东莞很多年，基本在工业区里生活，面对灰蒙蒙的天空，工业的嘈杂声，机器的切割声，高温黏汁的塑胶，被挤压变形的弹弓，弯曲的螺丝……伴随着工伤、欠薪、职位、工种、流水线、升职、工卡、职业病、高薪、失业等等。整个东莞四处都遍布着这样的工业区，作为外来者的我们，几乎都生活在这样的工业区里，我，我的老乡，或者我们整个社区都在工业区里，工厂、卡钟、机器……构成我的生活的全部，整个东莞是一个巨大的工厂，这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我坐在一道道被分割的卡座的缝隙中窥视着这个城市，我一直想穿越这个工业区的高墙与灰蒙蒙的世界，比如想写写铁制品的明亮，流水线的爱情，女工清澈的眼神，出租房的乡情、亲情，或者工业区园中的绿色世界，小公园等等。在卡座的缝隙间，我看到的是合格单、加班、工令进程表、赶货、招工……那些流水线上的卡座，机台上的卡座，办公室里的卡座……一双双无形的手将你卡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上，那

些在卡座的缝隙间藏着的眼神、人物、工具、制品……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座隐形的迷宫，在卡座与卡座之间，有着某种隐形的不解之谜。比如流水线上的卡座与办公室的卡座，它们之间的间距藏着某种秘密，我从流水线上的卡座到办公室的卡座，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比如我坐在流水线上的卡座之间，我便开始不断地想象着办公室的卡座，想窥探坐在那个卡座上的人的内心，而他们像谜语一样。我开始用文字表达这些谜或者卡座缝隙里的天空、工友、机器、制品与城市。

我想深入到城市的内部，但是城市用一双无形的手将我卡住在现场。比如黄麻岭、桥沥、横江夏等，更小的地方是双人铁架床、机台上的某个工序等，在隔着间距的角落里，我开始用诗歌来感受着一切。生活弥漫在体内，长成诗句中的胚芽，卡座样的人生有着绿意，事实上，这小丛绿意无人关注，就像没有谁会在意某个工厂集体宿舍的窗口摆了一丛绿意的植物，但是窗口这盆绿色植物对于摆放者来

说，却是相当重要。

我的目光穿过卡座的缝隙，寻找着人生的绿意。比如工业区的天空有鸟飞过，比如工业区大道上有拖着沉重行李的人走过，比如站着等候安排的男工，比如汽车修理厂的油污，黄色的公共汽车，我开始写作这一切。时间在不断地流逝着，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在东莞的小镇搬来迁去，从黄麻岭到桥沥到横江夏，从卡座到卡座。不变的卡像无形的手将我的人生卡在某个位置上，工卡将时间安排好了，工位卡将你的动作安排好了，房卡将你的床铺安排好了……在卡的人生中，我感觉到一种人生渐逝的味道，当我不断在搬迁中感受着生活的不同，比如黄麻岭与桥沥，黄麻岭与横江夏，我也在不同的卡座与位置中感受着不同的人生。比如黄麻岭是厂房里的人生，比如横江夏的酒店是地产里的人生，比如厂房与隐贤山庄的丽湖，比如锅炉房与星级酒店之间，它们之间站着如同我一样漂来漂去的外来工，他们被卡在不同的位置上，我开始把这种细微的不同与流逝的时光记录下来，当我不断地打量着，我看到被卡在不同位置上外来者不同的人生，比如工人、商贩、卖淫者、老板……当生活将他们卡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他们的面孔渐渐清晰起来。

我离开黄麻岭，很多时候我都被卡在

黄麻岭某个固定的角色之中，流水线工人，包括带给我的身份、诗歌、名字……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卡在某个卡座上，比如打工者的身份、打工诗歌……虽然我一直想逃离这种卡座固定而单一的形象，但是无形的力量仍将不停地烙着某个卡座的印痕。

在这座城市中，我开始进入横江夏，这里有个丽湖，有隐贤山庄，有大片的房地产，有城市尚没有消逝的山峰、铁路、商铺、酒店……它区别于黄麻岭，相对于黄麻岭，它呈现出这个城市更多的色调，它是一种复杂的色调。

我开始写作这样的村庄，比如横江夏，当我卡在它的某个房间里，远离了工业区的机器，剩下是写字楼、酒店、地产、公园、山庄、山湖、景点、韩国餐馆、专卖台湾食品的商店、在林阴道上奔波的白领们……有关这一切的虚幻的或者稳定的人生、社会背景、命运以及他们的爱情、俗世、婚姻、变幻莫测的个人变迁史，他们构成的家庭，有时面对这里庞大的楼盘以及被楼盘卡位的房子与蜗室，它们覆盖着旧有的风物，一切才开始！我突然感叹着，当我开始写《在横江夏》这首诗时，我感觉生活的触角沿着卡座的缝隙不断地生长着，直到更为遥远处…… [Z]



017 毛笔信(组诗)/傅天琳

名家新作

MING JIA XIN ZUO

